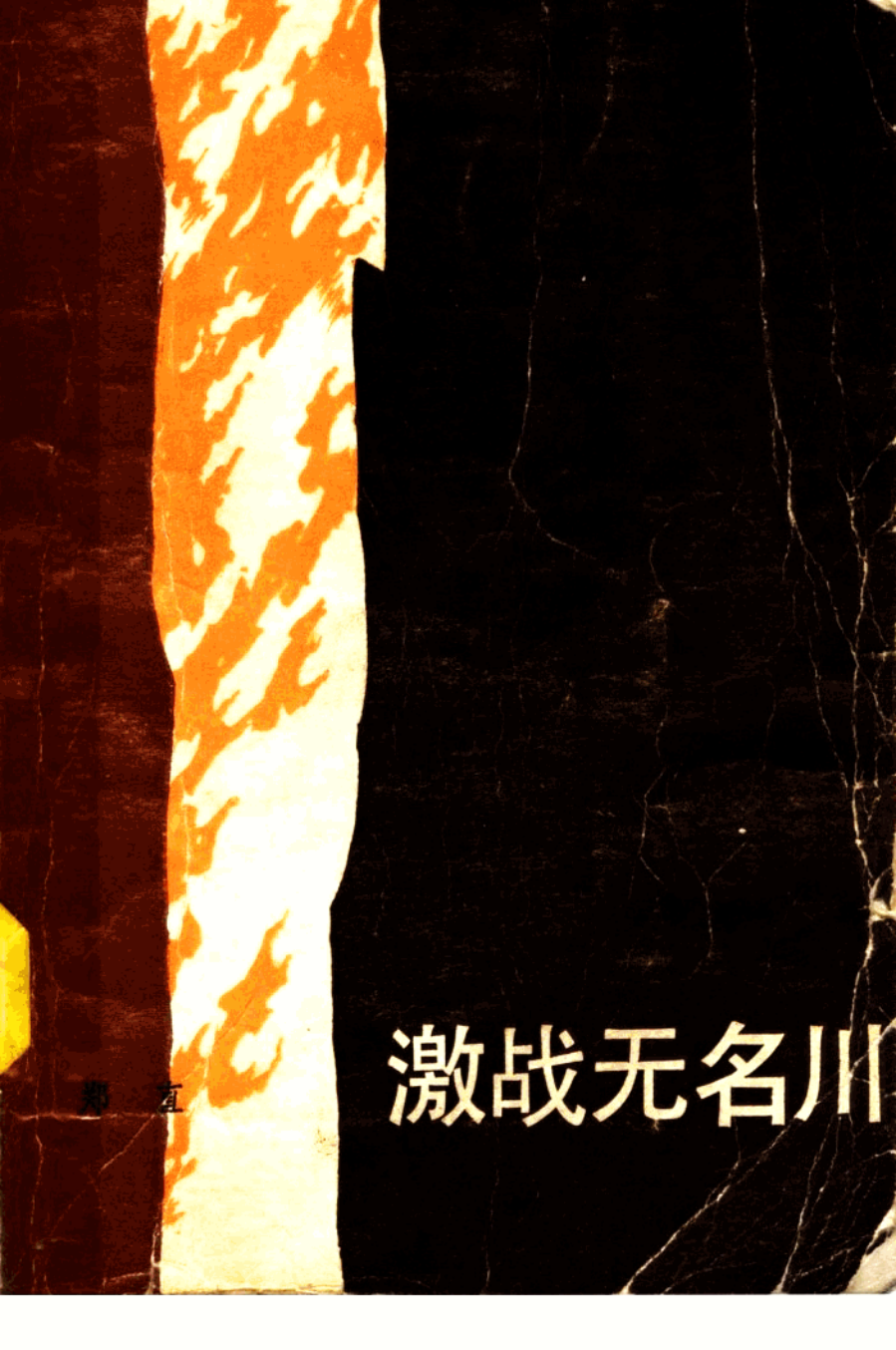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激战无名川

郑 直

目 次

第一章	不是停战.....	1
第二章	风雪无名谷	98
第三章	烈火红桥.....	167
第四章	激战前夜.....	281
第五章	定时对定时.....	360
尾 声		495

第一章 不是停战

一

一九五一年的第一场大雪，在朝鲜北部高原，飘飘洒洒落了一整夜。

人们一觉醒来，这正在遭受着战争摧残的河山，就改变了面目。绒乎乎的大雪，把累累的弹坑埋上了，把一堆堆被击毁的敌军坦克、大炮和飞机残骸埋上了；烧糊的山林、炸翻的土地、倒塌的房屋，也都刷上了一层白。

有谁曾想到这里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？但见妙香山脉，蜿蜒起伏、白浪排空。白玉般的峦层，点缀着挺拔苍劲的松林。兄弟峰顶下一个幽深的峡谷，岩阴雪影，斑驳离奇。峡谷口冰封雪盖的清川江，玉带般地在崇山峻岭里缠绕来回。好一派雪后的战地风光，雄浑壮丽！

走进这个峡谷口，顺山根一条蜿蜒小道直朝里走，穿过一带老松林，便有一个小小山庄。自古以来，人们谁也叫不出它的名字，所以人们才叫它无名里；随着，这个峡谷便叫无名谷，流经这个峡谷的一条小河也便叫无名川了。

无名里两边山峰对峙，古木参天，山溪缓缓流过，紧傍

着人家。这里本是个僻静的去处，可是战争就在峡谷口进行。不时有敌机掠过，炸弹爆响。然而人们习惯了，照常生活、劳动、支前。

流经无名谷的无名川，虽然是一条小河流，可是夏秋雨季，上百股山洪，奔流直泻，合而为一，怒吼着冲出谷口，斜刺里打出一道二百米宽的河床，滚入清川江。

纵贯朝鲜北部山岳地带的满浦铁路，北起中朝国境鸭绿江口岸，沿清川江蜿蜒南伸，跨过二十五米高的无名川大桥，穿过桥南一孔几百米长的山洞，直插“三角”地区。一条甲级公路，右靠江岸，左贴铁路，夹在当间向南挤过去。

从交通上说，这一江二路，在无名谷口外形成了一段复杂地区，可谓一险。战争年月，成为兵家必争的据点。可是，在这白雪图般的早晨，如果不是在大桥青灰色的上空，还挂着一颗蜡黄的正在滴着油的照明弹，谁会一下子把战争同清川江岸上这条公路、这条铁路连在一起呢？

一位志愿军干部昂首阔步踏雪走来，他一边走，一边激动而庄严地唱着《国际歌》：“……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，要为真理而斗争！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，奴隶们，起来，起来！……”他把那个“斗”字和“打”字唱得格外地响。这神情，这歌声，表达着他那追求真理的战斗精神、粉碎旧世界的坚强信念和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。

这人身材高大，有着一副方方正正的黑脸膛，高鼻梁左右滚动着一对大而黑的眼睛，目光灼灼逼人，箭一般地射向

前方。他穿一身棉军装，不知是火烧的还是炸弹炸的，有几块棉絮露在外头。他气宇轩昂，精神抖擞，右手总是按在他斜挎着的那支驳壳枪上，时刻准备着战斗。他忽然一拐，下了铁路路基，又奔公路而去。

公路上，人欢马叫。由汽车、手推车、爬犁、驮货牲口和背夹子的人们所组成的运输队伍，没头没尾。早寒里，哈气、汗气，在人群头顶上打成团团，雾气腾腾的。车鸣、人喊、马叫、牛吼，雪在脚下吱吱地响，辨不出还有什么震耳的声音，仿佛是风暴把清川江水卷上岸来，浪涛翻滚，向前线急流涌进。

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妇女，上穿一件粉红的丝绸小袄，前襟右侧结着两根紫飘带，下罩一条青绸裙子，头上顶着一箱子弹，背上裹背着一个熟睡着的乳黄柔嫩的孩子，兴许刚满一岁吧。她那有点蓬乱的头发，衬着一张红润的圆脸，显得格外健壮、敦厚。略微显得有点儿不和谐的是，在她那清秀的左眉梢上，有一块一寸多长的伤疤，看来象是刀伤。然而这块令人遗憾的伤疤，却给这位朝鲜妇女平添了一股不可折服的英气。她夹杂在风雨不透的人海里，抱着两肩，不声不响，用尽力气，串着空儿往前挤着。大家都往前线奔，谁也顾不上给她和睡熟的孩子让路。她好不容易地赶上一位也是顶着弹药箱的年轻姑娘，拉住便问：“咱们民青的同志有掉队的没有？”那姑娘告诉她说“全跟上来了”，她才放心地又向前头挤去。

一位面目慈祥的老太太，约莫五十几岁。衣著是从头

到脚一色的白。她一手领着个精灵欢跳的小女孩，一手牵着头驮着四大箱弹药的老黄牛。老牛被车马行人挤得哞哞地叫，越挤走得越慢。紧跟脚是一位六十开外的老爷爷，头戴一顶皮帽，身穿白裤子白袄青坎肩，黑里透红的脸膛，白花花须发，身板硬朗，精神饱满，粗壮的两只大手，铁钳般地紧紧抓着独轮车的左右轱辘，推着满满当当一车大米袋子。好重的载呵！把车轴压得吱吱嘎嘎地尖叫。车轱辘硬把白玉般的冰雪冻道轧出两条窄沟沟。老人家累得张着嘴喘儿喘，从胡子根儿往外冒汗珠，一颗颗滚到须梢上，结成冰粒子，珍珠般地挂满一腮。他不断吆喝着走在前头的老黄牛，“唉唉！这畜生！你没看看这是啥时光，还这么没紧没慢的！”

老太太一见老头子急了眼，就赶忙扯直缰绳，拚命往前拉，并且指使身旁的小女孩要她轰牛。小女孩扬起手中的树枝，噻噻地吓唬了几声，老黄牛欺侮她人小，干脆四蹄扎地，不动弹了。就这么一停脚，老爷爷的独轮车轱辘吱地一声卡进冰坎里不转了。他被迫着直起腰来，抹把脸上的汗，无可奈何地又骂道：“多懒的畜生！压根儿就不象是朝鲜的牛种！”

赶到跟前的那位年轻妇女，冲两位老人家微笑着招呼道：“阿爸吉！阿妈妮！”小女孩忙跑上来抱住她大腿，叫声：“阿妈！”年轻妇女说：“别闹！咱们帮爷爷抬车。”说着，她便放下头顶上的弹药箱。老太太把老黄牛交给小女孩看着，也过来帮手。公婆媳三人，费了好大的力气，但只听车轴吱

吱两声，轮子动也没动。

那位志愿军干部，见两位老人家和一位年轻妇女好费力气也推拉不动那台车子，便卷卷袖子，老远地奔来了，说声“我来”，便张开他那双铁钳般的大手，一把抓住车前横木，用力一拉，就听见轴眼儿嘎地一声干叫，轱辘早跳出了冰坎。“好大的力量头！”老少三辈同时惊异地望望这位志愿军干部，这一望，一家人就全都大笑起来。那小女孩跑过来亲热地叫声：“叔叔。”原来他们是九连的房东一家。推车老人是崔吉顺大爷，牵牛的老太太是吉顺大爷的老伴、九连的朝鲜妈妈；小女孩名叫东淑，背着幼儿的年轻妇女是东淑的妈妈、两位老人家的儿媳妇，叫做康实的大嫂。崔氏一家就祖居在这无名里。

“嘻！原来是你呀，连长！”吉顺大爷意外高兴地说，立即竖起两个大拇指，连连称赞道：“乔思米大！乔思米大！”（好！好！）一家人感谢不已。

受到夸奖的九连长，反倒有点愧得慌，笑望着这一家人说：“你们辛苦啦！……”吉顺大爷笑着摇摇头，忽然一脸严肃地指指南方，问道：“听说美国鬼子不老老实实在地跟咱们谈判，还妄想把线划在开城北面，是吗？”九连长点点头。吉顺大爷拿手一划搂，气愤地说：“它做梦！这三千里江山，哪一块石头，哪一根草刺，不是朝鲜的！它美国鬼子凭的什么资格给朝鲜分家！停战线就是停战线，不是国界线！朝鲜这块土地是钢板一块，自古就没个南北朝！……”

吉顺大爷话不绝口。还是老伴劝阻他说：“别光顾上骂

咧！你骂到死，还能把美国狼骂成个人？人家连长挺忙的，你别扯住他没完没了。咱们赶路也要紧呀！”老头子粗呼了一口大气，这才不骂了。九连长亲昵地望望崔氏一家人，道声“再见”，便挤进人群匆匆奔往前面去了。

奶奶深怕冻着睡在儿媳背上的孙子，忙给他掩掩被角，一再地嘱咐儿媳：“好好照管孩子，别顾前不顾后的。”吉顺大爷正了正皮帽，上前一步，拨开胡子，嘴对着正在甜睡着的孙孙的小嫩脸蛋，啞地亲了一口，多甜呵！爷爷抖动着满腮的胡子，那个乐呀！还对着不懂事的小孙孙说：“朝鲜土地就是钢板一块！”又嘱咐儿媳：“给小东西裹严实点，有个闪错，我可不依哩！”康实笑笑，俯身嘱咐东淑：“跟着奶奶，听话！”说罢，转身往前头赶队伍去了。小东淑仰着脸问爷爷：“你刚才说的是什么线儿？”爷爷道：“什么线，管它什么线都不能把咱朝鲜分开！”老爷爷一边说着，一边抡起巴掌，叭地一下拍在老黄牛胯骨上，厉声断喝，吓得老黄牛猛地朝前一蹿，卷卷舌头，甩甩尾巴，驯服地跟着崔老大娘走了。

轰隆！轰隆！闷雷似的爆炸声在天边滚动。

吉顺大爷气呼呼地捋着白胡子，侧耳细听，往传来爆炸声的那个方向翻了翻白眼，狠狠地骂了句：“狗杂种！炸弹谈判也没你的便宜占！”又转脸望望炸断了的大桥：“哼，你炸得断，就有人修得成！瞧吧！”说着，两腿叉开，腰一挺，昂起头，推起车子赶路了。

这支支前队伍，当然跟不上前线战士的两条腿，只得急

追快赶地支援着这场现代化的战争。

刷着红十字的救护车队，从南往北逆着人流开过来，擦着公路沿儿往前挤。难哪！这条公路上哪还有个站脚的地方！在战争年月，往前去的队伍，一向是顾不上给往后来的车马行人让路的。车队不得不勉强地停下来。

一位护士模样的女同志，从车门缝里探出脸来，一边警惕地望望天空，一边朝着翻腾的人群恳求道：“请朝里靠一靠，让我们开过去吧！车上都是……”她的喊声，在这沸腾的人流里，就象大海上溅起的一个顶小的浪花，微弱极了。但是，当人们看清了这是后送伤员的车队时，便自觉地往公路一边挤，让出了一条窄道，并向车队招手致意。

呜呜呜！红十字车队鸣起喇叭，紧贴着人群，慢慢地往前开着。

走近救护车队的九连连长有点着急了。他知道东方一放白，就是敌机“点卯”的时间，这是老规矩了。现在眼见东方一忽儿比一忽儿放亮了，无名川就要黎明了，可是这车队，这翻腾的人群，还在这封锁区拥挤，多么令人担心！

说话间，从摩天的长岭背后，传来一阵嚎哭似的马达声。一扬头，原来是一队敌机侧歪着膀子扎下来了。“糟糕！”九连长不禁喊了一声。

登时，人们习惯地分散待避。江沿上、公路侧沟里、漫山根子趴的都是人。公路上就独独地剩下个吉顺大爷。不知他老人家是舍不得扔下那车子大米，还是存心和强盗们斗气，硬是明晃晃地挺立在公路上脚跟没挪。九连长冲着

老人家大声喊：“阿爸吉！快趴下，快……”喊声未了，就见四架“油挑子”斜刺里冲着公路咕咕咕的扫了几梭子，接着打炮、投弹。一霎时公路上黑烟滚滚，弹片纷飞。硝烟中，眼见吉顺大爷硬朗朗地站着，渐渐地被浓烟遮没了。

炸弹，象从太平洋彼岸伸过来的一只魔爪，登时把这张天然的白雪图撕扯得粉碎。

九连长的心是一撕两瓣，为老人家急，又为车队急。敌机扫过，车队的几个干部齐向第一台车嚷叫：“快开！快！”第一台车稍微动了动。敌机又掉转贼头，扫了过来，打得车队左右的地上冒起雪烟儿。几个干部一见情况不好，便冒着弹雨跑了上去。

军人的眼睛，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九连长早已立地而起，象是一只扑地腾空的山鹰，冒着弹雨飞向第一台车。弹雨下，硝烟里，这位警卫员出身的“司机”，嗖地登上踏板，一把拉开车门，只见司机伏在方向盘上不动了。九连长深情地望望烈士那张刷白的脸，从心底翻上一股仇恨，堵住喉咙，咽不下去了。在这个时刻，不容想别的，他把烈士轻轻地移在一旁，抓过方向盘，脚下一踩油门，车象一匹机警的战马，吼叫着喷出一溜青烟，拐过山角，紧贴山根子开到了悬崖下头。一霎时，车队全都脱险了。九连长这才又把烈士放正，翻身跳出车门，激愤地对着救护车队的几个干部说：“同志们，咱们要给烈士报仇呵！”往下什么也没说。但见他一脸仇恨，紧攥拳头，急匆匆地走开了。

敌机刚刚窜走，散开了的支前队伍，又在滚滚硝烟中迅

速集结起来，拧成绳似的继续朝前线行进，好象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顶着子弹箱的康实嫂，挺胸走在人群的最前头，象是这支队伍的领导人。吉顺大娘还是一手牵着老黄牛，一手拉着孙女小东淑。吉顺大爷推着他的独轮车断后。崔氏一家，在这支队伍里，格外显眼。

九连长发现康实嫂把背着的孩子转到胸前来了。多冷的早晨！为什么她让孩子的脸露在外头呀？母亲胸前的那对紫红飘带，迎风飞摆，时而拂拭着母亲的眼睛，时而轻轻擦着孩子的脸蛋儿。九连长在想：康实嫂是抱着她最心爱的小生命，闯进战火里来抗战的呀！这是英雄民族对美国侵略者的最强烈的抗议！

康实嫂走近了。九连长突然发现围裹在母亲胸前的棉兜被上，有一条尺多长的口子，棉絮翻露在外面，浸染着鲜血。这分明是炸弹皮擦伤了孩子呵！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他差点儿要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拦住康实嫂，问个究竟：“阿姊妈妮！你的孩子……”

但是，九连长木然地站在一旁没动，心血往上涌着，把脸涨得通红，他在努力往肚子里哽咽着什么。他抬头远远望见吉顺大爷和吉顺大娘的身影，他们依然跟在队伍的后头挺胸向前，向前！老人家们可曾知道刚刚发生的事吗？

康实嫂对着九连长走来了。越走越近，越看越清。在她那对大而黑亮的眼睛里噙着两泡热泪，这热泪闪射着灼人的光芒，似乎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宣告：

“为了这美丽的三千里江山，为了几千万勤劳勇敢的父老兄弟姊妹们，为了世界上亿万个孩子们，无论什么残暴行为，都无法阻挡我前进！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也要把这箱子弹送上前线！”

过了好一阵，人们听到了孩子的哭声。此时此地，这多么象是动听的音乐！又多么象是战斗的动员令！

康实嫂这才把头一甩，扬起脸来，微微一笑，挺了挺胸，步子迈得更大了，也更快了。

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响。人们好象从什么重压之下解脱了出来，愈加感觉到了仇恨的力量。

仇恨，在母亲血管里奔流，在战斗的人群里翻滚，在九连长身上燃烧。

这一切，都发生在九连坚守的无名川大桥附近。九连长看在眼里，听在耳里，痛在心上。他涨红着脸，两道黑粗的眉毛挤的对齐了头。他一手抓着驳壳枪，一手攥紧拳头，把一口牙咬得格崩格崩地响。力量在他心头凝结，歌声在他心房响起：“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，吃尽了我们的血肉。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，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！……”他猛抬头瞪视着大桥，叫着自己的名字愤愤地说：“郭铁呵！抢不通无名川，你们还算个什么钢铁九连！”

二

冤家路窄。在无名川大桥区这方圆不满二里半地的小

小空间，敌人发疯似的跟九连死拚上了。九连苦战了三个昼夜。

范佛里特的空军，终于又败在了满浦本线。敌机的狂轰滥炸，并没能阻挡住我一列军车。南下的北上的，交替着通过无名川大桥，隆隆地抢开了三个通宵。

最终，敌机还是把桥炸了。天一放亮，指挥所命令九连，趁漫阴天气抢架起那架钢梁。因为傍晚时光，有一列俘虏车，外挂几节伤员车，要通过无名川。这是一次特别列车，不能在山洞里过夜。任务十分紧急。

“抢！”九连长郭铁大白天就把队伍带上去了。

太阳还没落，那趟特别列车就鸣的一声，开进桥南山洞，一下子就把九连的喉咙眼堵满了，肚子填饱了。

看样子，至少还得三、四个小时，大桥工程才能收尾。

作业现场轰轰烈烈，九连指战员们在奋战。炊事员们都去参加作业了，留下炊事班长李成孝，在坑道看管着挑筐。他独自坐在扁担上死等，等得腻腻歪歪的好不耐烦，左一锅烟右一锅烟地抽呵抽呵！烟是抽饱了，可肚子里头咕咕地叫唤不停。连队还只吃了早上那顿饭，现在十几个小时水米没沾牙，他们的肚子可受得住？他也斜着眼睛望望西照的日头，自说自唠着：“这还有个天日没有？”说罢，翘翻过鞋底儿，叭叭磕打着小铜烟袋锅儿，又吱啦吱啦地吹鼓着竹管腔里的油子，使劲儿甩悠甩悠，然后把它往怀里一掖，四平八稳地站起来，去找指导员。正巧，对面碰上连长了，可他没吱声。因为他知道吃饭的事找连长白搭，更何况抢

修正在急火头上，山洞子里的列车等着开，桥北大站物资等着运，这时跟他提起开饭的事儿，准碰你一鼻子灰。

这么个大现场，上哪里去找指导员？老李只好见人就问：“见指导员没？”可是谁跟他也没个正经话，不是说：“见咧，是昨儿个！”就是说：“反正他出不了朝鲜，你慢慢地寻觅吧。”老李不在乎这态度。他心里说：“你们才长出几颗牙？我大老头子还能跟你们一般见识？”问来问去，问到连部通讯员身上了。通讯员身子挂在半天空，正在排架上作业。老李思谋：“该是问到主上了吧！通讯员还能不知道首长的下落？”他仰起脸朝桥上问：“喂！我说小喜子，见指导员没？”

通讯员正眼没搭，对着排架说：“你先扔上俩馍来，我再告诉你根底。”

老李把脸一摆，正经八板地说：“你别闹着玩儿中不中？我找指导员是要你们吃晌午饭的。”

“晌午饭？新鲜！你们河南的晌午饭就是这时光吃呀？”

“你别跟我扯闲谈中不中？我没这个工夫。”

“你没工夫我有工夫，我这是打秋千呢！”

别的战士都嘿儿嘿儿地乐，没有谁替老李帮腔。老李寻思：“看娃子们这份欢乐劲，想必是娘一生下地来，就没个肠肚，不知个饱饿。”

老李正在四下洒觅着，小通讯员俏皮地说：“我说‘肚子班长’，你眼睛要是长在后脑勺上，可也就好咧！”

老李没解其中意，他正在琢磨通讯员这话，就听背后有人问：“老李，是找我？”老李回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指导员林杨。他咧开嘴笑了，说：“着哇！这可真叫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’。叫我好一阵子找呵！我正着急，你就使个地遁法，说声来就来咧。”

李成孝这一肚子词儿，可非一日之功哩。旧社会，他在煤矿里当井下工人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那时节他是“光杆司令”，没家没产，一杆小烟袋儿，半个铺盖卷儿，上秤称有二斤，论堆堆不过一把。可是有点闲空，他就喜欢去听别人讲说古时农民造反的故事。什么陈胜、吴广，黄巢造反，水泊梁山，李闯王进京，太平天国，义和团，小刀会，……一听就入迷。迷就迷在了这些英雄们敢造反，敢杀封建官吏。他一听到老板、工头喊他们“煤黑子”，他就苦笑着琢磨：“黑子就黑子！自古好汉哪个不黑？依我看，就连孙二娘、顾大嫂她们也兴许是黑脸的！黑？哼！等着吧！你们要是敢把我们这些黑劳工逼上梁山，我们就叫你们从根上完蛋！我们可不是只宰几个狗官就罢手。”他一直坚持他的观点：天下的黑劳工、泥腿子早晚是要掌印的。

平日，一有点闲空，战士们就把老李一围。他呢，把小烟袋杆一端，比比划划，说今道古。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。他讲说起来，还有个阶级分析哩。他说：“看这些人也得用阶级观点才中！”

别看战士们都爱跟老李说几句离奇话，可也都尊重他。因为老李最惦记人。连里二百来人，谁有个头痛脑热的，老

李第一个知道。他总是主动地给你做一大碗辣子、胡椒、大蒜、生姜一锅熬的“四辣汤”，端到你跟前，逼着你赶热乎一口气喝下去。还必得亲眼见你辣得冒上一头大汗才作罢。谁要是从卫生员那里要来几片阿斯匹林吃，他一见就褒贬一番：“这洋玩艺呀？哼，哪有我的四辣汤管用！”特别是在吃饭这个问题上，老李认真着哩。粮米不济，油水不多，他变尽法地给同志们调理着吃，就是喝稀的，他也得让你喝个满意。他自称他这个班长是管全连人的肚子的，所以大家都亲热地称他为“肚子班长”。头一回叫，他炸了。眉毛胡子一炸撒，说：“什么肚子班长？你压根儿把‘长’字给我抹去！我老李是来革命的，不是为什么‘长’！”后来，也就慢慢习惯了。

全连二百来战士，从日头冒嘴儿到日头落脚，米粒没沾牙，这老李早就受不住咧。好不容易地找到指导员，千请万请指导员点头，好歹让大家把肚子填起来，本来是三句两句话的事，让李成孝说起来可没个完。看他那个磨劲，直磨到指导员林杨让司号员吹号开饭，李成孝才咧着嘴乐了。号音一落，战士们呼啦进入了坑道。老李象是突然想起什么大事，拉开两条长腿，跑起来了。边跑边扬着小烟袋杆嚷：

“吹！且慢动手！”喊迟了，等老李赶到挑筐跟前，炊事员早就把几大桶米饭和几筐馍馍分给各排。战士们热热闹闹地吃起来了。老李一见这情景，急奔挑筐扑去。一看，乐了，原来他给连长熬的四辣汤原封未动。他冲战士们咧开

嘴笑笑，说：“便宜你们啦。谁要敢弄洒了我这四辣汤，我一扁担……”接着把汤盆端到连长跟前，说：“这是给你做的，赶热快喝，偏方能治大病，出点汗星子，头就不痛啦。……”

“谁说我头痛来着？”郭铁盯着半盆面汤，感到莫名其妙地问。

“谁也没说呀！昨晚上你不是没进几口饭嘛，我一估摸……”

“瞎估摸！”郭铁亲切地绷着笑脸说。接着扯过勺子盛上一碗，刚吃头口，就见他捂着腮帮子叫唤：“瞎呀！你这叫哪国汤呀？辣坏了喉咙，冰掉了大牙。算了算了！我宁可吃上二斤黄连，也不吃你这偏方哟！”

战士们一听连长这话，都笑得喷饭。

“硬是在大雪地上搁凉的。先别喝了，夜里我给你热烘热烘再喝。反正得喝！”李成孝把汤盆收起来，给连长盛上一碗热饭。

战士们眼望着快要竣工了的大桥，正在有说有笑地吃着饭，忽听当、当、当三声枪响。紧接着敌机到了，炸弹又下来了，二号墩子的枕木垛塌了。满坑道的战士几乎是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动作，哗啦一声撂下碗筷，挺直身子急着要出去。

郭铁一气之下，竟忘记了手中的饭碗。只听啪的一声响，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

“瞎呀！二号完了！”六班一个新战士惊讶地喊出声来。